

张炜的文化信念与情感方式

□孟繁华



张炜的辉煌十大卷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就摆在我的面前。在接触它的瞬间掠过心头的就是震惊。在当下这个浮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的时代，张炜能够潜心20年去完成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奇迹。这个选择原本也是一种拒绝，它与艳俗的世界划开了一条界限。450万字这个长度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张炜的耐心，毋宁说这是张炜坚韧的文学精神。因此这个长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高度。许多年以来，张炜一直坚持理想主义的文学精神，在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中安之若素。不然我们就不能看到《你在高原》中张炜疾步而从容的脚步。对张炜而言，这既是一个夙愿也是一种文学实践。

用20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夙愿或文学实践，几乎是一种“赌博”，他要同许多方面博弈，包括他自己。如果没有一股“狠劲”，这个博弈是难以完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我刚刚谈完了其中的一卷——《无边的游荡》，因此无从去评价这部巨作的全部。但仅就这一卷而言我已被深深感动。小说强烈的抒情和诗意给人以飞翔的冲动，我们时常读到类似的句子：

“我抬头遥望北方，平原的方向，小茅屋的方向。”

“你千寻迢迢为谁而来？

为你而来。

你历尽艰辛寻找什么？

寻找你这样的人。”

它具体而抽象，形上又形象。一切仿佛都只在冥冥之中，在召唤与祈祷之中。许多人都担心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读完，我想那倒大可不必。古往今来，“高山流水觅知音”者大有人在。张炜大概也没有指望让《你在高原》一头扎在红尘滚滚的人群中。通过《你在高原》，我觉得张炜的文化信念和精神谱系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张炜的文化信念是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与传统有关又有区别。他坚信一些东西，同时也批判一些东西。他坚持和肯定的是理想、诗意和批判性。这些概念是这个时代很少提及的概念。我们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张炜与这个时代隔膜，事实上，正是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洞若观火，才使得他坚持或选择了那些被抛弃的文化精神。这一点张炜值得我们学习。

张炜的精神谱系和无产阶级文化有关。他的情感方式就是与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他的足迹遍布《你在高原》的每个角落。他可以不这样做也能够写出小说。他坚持这样做的道理，是使他的写作更自信、更有内容。张炜坚持的道路是我们尊敬的道路，他的选择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那些已经成为遗产的文化精神，在今天该怎样对待，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过去并没有死去，我们只有认真对待和识别过去，才能走好现在和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张炜对过去的坚持和修正，同样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

得尤其充分和多样。这个小说有目光，人的目光、“我”的目光、他人的目光、动物（阿雅）的目光、“我”与阿雅交流的目光等等。过去我们的小说叙述当然也有目光，如朱自清的《背影》，就是写父亲的目光，儿子对父亲注视的目光。张炜的小说是他在看父辈历史，在当下经验中一直在审视，这个审视又让一种虚构动物的“阿雅”不断地在自然中审视“我”的存在，只有“我”能读懂阿雅的目光。这个动物是圣灵，在注视着“我”的一切。当然，实际上，张炜在注视历史，注视友情，注视我们，注视内心，注视50代这一代人。

其五、自我的经验与细节。这部小说和西方的小说相比当然很不相同，我觉得这是大的浪漫主义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张炜算是中国当代少数浪漫主义特征比较鲜明的作家。在张炜的叙述中自我的经验非常强大，他具有非常强大的信仰以及思辨色彩，他的叙述情感亦很丰富和饱满。但是张炜的叙述同时有非常细致的情感和微妙的感受。那些细节贯穿在他对历史的叙述中，总是有非常微妙的方式出现。在叙述与朋友的交往时，他对友情的思考，总是和对朋友的注视相关。例如，《忆阿雅》临近结尾第23章，就是写“回转的背影”。他想看清50代代人，而林槩或许就是50代人最奇特的代表，代表了那种可变性与隐晦曲折，甚至包藏着太多的秘密，但却显示出那么有理想，甚至孤独独来。小说在反思50代人时，实际上也是自我反思，自我的经验总是在那些细节中停留、咀嚼和感悟。

这部书其实涉及到的主题相当丰富，仅就《忆阿雅》而言，和年轻的朋友（如与吕擎、阳子等）的那种对话，对女性的那种关注，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忆阿雅》对爱情的书写略显苍白，但对友爱的书写却很丰富，小说对动物、友爱和宽容以及死亡等主题的思考，有如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涉猎到的那些主题，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中思想情感的元素非常饱满。

当然作品不是没有缺点，写下十卷要找疏漏和不足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缺点”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缺点并不是说我们提出来就能改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某种意义上，缺点也构成这个作品某种东西，就像老子说的“大成若缺”，所以没有缺点就不可能造就其“大成”。如若改掉这些缺点，可能同样不会有“大成”。我以为，《你在高原》还是可以称得上上部大成之作。

书香中国

行走在汉语写作的高原上

□梁鸿鹰



取、生发故事，他愿把广袤的宇宙当作大背景，将笔触伸向人类经验的最深处。不过，这在当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就曾说过“经历与体验在这样一个被大量报道与揭露的年代已经变得一钱不值”，张炜则要用自己的笔，让丰沛的经历与体验在自己的笔下重新妖娆绽放，显出独有的魅力。就这一点讲，有谁说做得比他更强？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有谁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囊括、捕获、放射出那么多活力十足的人生经验呢？

就在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被市场、消费、利益所牵引时，张炜甘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文学本身——专注于它的质地、境界、品格与前途，并且从事义无反顾的探索。他从文学的本来意义出发，肩负着原始而恒久的使命，坚韧而旷达地前行，他这由十部小说组成的巨制，源自“茂长的思想、繁浩的记录、生猛的身心”，它们以纯净的文本和表达，展示了一个跋涉者的执著，这些文字里面有着丰饶的细节、性格各异的人物，直通向人心幽深的世界，通向生活细密的腠理。这里有大面积的对景物、环境、风土的描写，有对各色人物行为、心理、情感的刻画，有深沉的议论，澎湃的抒情、机智的对话。这十部作品不

阳子等十五六个每部小说都出现的人物外，还有140多个面孔清晰、形象完整，有独特个性、能推动情节和故事发展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上至千古一帝秦始皇，下至平民百姓和街头流浪汉，这都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这样算下来，全书要有150多个重要人物等着作者塑造，其劳动的难度、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20多年里，作者并非只完成了《你在高原》的写作，《你在高原》出版后，张炜还出版了《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五行与浪漫》等八九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总量约1300多万字。这是怎样的劳动，这一劳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个问题：劳动的质量

《你在高原》无异包含了巨大的劳动，就像采掘金矿、淘金一样，有些人的劳动量与采到的金子成正比，有些则相反，《你在高原》里的劳动是否与质量成正比呢？答案是肯定的。

《你在高原》把经典的传统叙事与现代派表现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创造了一种具有极强可读性又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现代书写方式。张炜的传统叙事功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是讲故事的高手，一个极其乏味的小事经他的口说出来，就有了极大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他又是一个塑造人物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百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他的传统叙事能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这并不影响他接受和借鉴其他表现方法。他是接触西方现代派艺术最早的作家之一，但他并没盲目吸收，他剥掉了现代派表现手法过于隐晦、过于玄虚的外衣，巧妙地把西方现代派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大树上，使各种现代派艺术在《你在高原》里落地生根。

《你在高原》全十部小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大故事，在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个中心事件，这不仅与他过去所有的作品有所不同，看上去也远离了我们的文学传统，但整个作品又处处闪烁着传统叙事的无限魅力。三言两语便可勾勒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则能绘出一幅乡村风俗画。“异人”、“魂魄收集者”、“独蛋老荒”、乡村半仙、妖妖、合欢仙子等等，则是这张风画上的精灵。

在《人的杂志》和《海客谈瀛洲》这两部作品中，有“驳黄夜书”、“得一词条”的设计，这些看似与故事无关的内容，包括主人公“我”在所有十部书里的大量“独白”，实际上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但这种“独白”一点都没有隐晦、费解的感觉，这种“独白”有非常规范化的句式，有非常缜密的逻辑与推理。这是西方现代派艺术本土化成功的典型。这些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作品中体现的超前的现代意识，有了更合适、更充分的表达空间。因此，尽管作品起意于二十多年前，今天读来仍觉得新鲜和现代。

第四个问题：自然，已不再是背景

阅读《你在高原》给我的最大震动不在于它的艺术成就。这是一部聪明绝顶的作品，这也是一部可以持久滋养心灵的作品。因为在文学止步的地方，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自然：自然的博大与精妙，自然的神秘与坦荡，与作品相映成趣，浑然天成。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实际的现代社会中，《你在高原》却泼墨于山川，徜徉于原野，这在非环保文学中是弥足珍贵的。

张炜最初的创作就扎根泥土，大地给了他无尽的滋养和灵性，他至今创作的成功作品，无一例外地都以农村为背景。用田园作家、大地作家评价张炜并不为过，他的作品的确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作品中透露出的浓烈的田园气息、乡野风光、人情情怀，可以称得上一种文明。但《你在高原》之前的作品，自然，依旧是一种必要的背景。而《你在高原》的创作，自然，就不仅仅是背景了，它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强大的隐喻，是扎根于泥土中的深刻思想，它引领我们的精神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从而使我们变得单纯和善良。

《你在高原》呈现的自然就是无限广大，这不仅包括山川原野，还包括植物图谱，还包括天体星云等等。作者借一个地质工作者的学识，让我们看到了无法看到的三维世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忆阿雅》里的描述。

阿雅不是人，是一只小动物。阿雅是一种神兽，人类编织的动物图谱的名字都不适合它。但阿雅又是一个人，是一个让人心仪的美丽姑娘，是一段缠绵的神话。读着这段神话，我们可以闻到干草的芳香，可以看见鲜艳的栀子花。在这里，小动物阿雅、干草、栀子花都不是背景，都是小说的主体。其他九部小说中，作为隐喻的自然，总是无法掩饰的显于故事和细节中。

我们在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关于地质方面的知识，我们还能看到植物学、动物学才有动、植物。全十卷小说中，有名字的动物不下百种，植物几百种，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人类学的蛛丝马迹。这不是陪衬，更不是掉书袋，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了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炜采用这种创作方式不是偶然的，在这种创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撑，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根基，才使得《你在高原》呈现出了纯净、天然的特质。

《你在高原》的出现不是偶然，我们由其纯净的文字、静谧的氛围及细密的纹理之中，不难看出其创作者长期的积累、思考和储备。流露于作品字里行间的气息让我们感到一位目光沉稳、举止从容的写作者的存在——他或凝眉思索，或在远处行吟，步履坚定、神情谦和。作品引起关注，不只因其巨大的篇幅与深广的内容，更因作家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信念与精神。

人们有充分理由把张炜这部巨制的创作视为一次信仰的征服。信仰之于文学创作，之所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觉得，如果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写作者的信仰也随之丢弃，那么文学的魂魄必将不复存在。如果人们被感官写作、欲望写作、碎片写作所蛊惑；如果过于向往影像表达的利​​益，希望藉现代传播手段给作品价值的实现带来见得到的实惠；如果在商业走向、经济效益、名利指数的夹击、感召面前，对文学失去信心；如果在这个有着“网络化生存时代”、“小时代”、“碎片时代”、“狂欢时代”、“缩略时代”等多种名号头衔的氛围中，对文学作品应有什么样的思想含量、应有怎样的价值取向没有把握，那么文学陷入尴尬境地的可能性必定大为增加。在人们游移、矛盾、徘徊的情况下，张炜一如既往地，以坚韧的创作，实践着对文学的既定理想。他的这次写作既是信仰之旅，也是朝圣之旅，《你在高原》是张炜一次极富野心的攀登，一次张炜信念的行走，他将这450万字献给那些不愿放弃思想、不甘被物欲之海和娱乐之潮流淹没过顶的人。他以百科全书式的记忆、探究和想象，想让人们“恢复记忆，唤起激情，不忘他人的苦难”。从而能够感受一次真正的痛楚，得到一次例外的满足。

长歌在高原回荡

□李亦



就我个人的文学视野来说，对新时期文学而言，《你在高原》是最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长篇小说杰作。这不仅因为它开了中国巨型小说的先河，还在于它诗意的、充满智慧的表达。

《你在高原》以复杂多变的调式、雍容庞大的人物谱系、尖锐深刻的社会图景，再次展示了一个实力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强烈关注。它的柔美、它的粗犷、它的丰饶、它的富丽堂皇、它的奇幻异秉、它的惊悚神秘等等，都是文学中难得的奇观。

在中外文学史上，用一个母题，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写作十部二十部系列小说的作家并不罕见。打一个采矿的比方，这种系列小说对开发“矿脉”非常有效，要想发现并开发大的“矿藏”，系列小说就有些勉为其难，而长河小说（巨型小说）就显示了它巨大的优势。《你在高原》就是这样的长河小说。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你在高原》是长河小说

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都以它的体积大、份量重等因素而引人注目，它们把小说这种样式几乎发展到顶峰或极端。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系列小说化整为零，有多个山头、多个兴奋点。而长河小说则是化零为整，把力量用于一个山头、一个兴奋点。系列小说有可能形成秦岭南岭，而长河小说有可能形成昆仑山、喜马拉雅山。

比较典型的系列小说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巴尔扎克写作了90多部作品，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有15部长篇小说和几十部中短篇小说组成。系列小说的特点是以某个地域为背景，以一个或多个主题为核心，以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为材料，共同构建一个小说大系。而长河小说则必须有一个主题，有一些相同的人物和场景，不管各部（卷）小说在形式上怎样独立，其核心或主题只有一个，而在那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这样的小说以普希金斯的《追忆逝水年华》为代表。

卷帙浩繁的《你在高原》无异是一部长河小说，它像从胶东半岛东部流出的一条长河，它更像矗立于东部海边的一座大山，它把一代人的情感和记忆、痛苦与欢乐纳入其中，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观。

在这个用10部小说构成的鸿篇巨制中，每40节左右为一个独立的小节，10个这样的单元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大厦。这样，我把40节看成40个小构件，10个独立的单元看成10个大的构件，这些大小构件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是整座大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互相牵引、支撑，共同承载了大厦的全部重量。在我看到的《你在高原》里，精心安排的缜密结构，细部的完美与呼应，数不胜数的石料与钢材，在开工之始就已经码放齐整，随时准备担当自己的使命。这不得不让我佩服作者“把这座巨大建筑当作一个整体来设计的杰出才智”。

当然，创作《你在高原》这样的长河小说，绝不仅是有了精心结构就万事大吉，还有情节，还有人物，还有故事，等等等等，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还需要相当艰苦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劳动。

第二个问题：劳动是金

黄金的价值与它稀少有关，因为稀少，采掘就要费去难以想象的劳动力，因此黄金的价值更多的是劳动赋予的。由此我想到了《你在高原》，这部近500万字的巨型长篇小说，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就它体现出的劳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它与金作比。

20年前，江苏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张炜的一部长篇小说，那是一个几十万字的薄本，题目叫《我的田园》。在这本小书里，一些陌生的人物第一次出现在张炜的作品中：宁伽、吕擎、阳子、梅子、武早、拐子四哥等。事隔20多年，这些人物再次出现，他们不仅出现在一部全新创作的《我的田园》里，也成了《荒原纪事》《人的杂志》《鹿眼》《无边的游荡》《橡树路》《忆阿雅》等10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用20多年的时间给同一批人物画像，用20多年的时间描摹同一片平原，其用心必有大意。

《你在高原》的全十部小说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宁伽、



□陈晓明

《你在高原》就是高原

张炜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我当时想张炜只要再写一部，或者两卷或者三卷，他毫无疑问站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上。他为什么要写十卷？一个人能有多少的力量？当时我非常的不想通。

第一次拿上手的是《家族》、《家族》之前出版过，我曾经过读，但放在这套书中，有较大修改。花了几天读完这本，我还想读一本，就读了《我的田园》，这本书可以看出当年《柏慧》的影子，但改动得较大，也改得相当棒。这就让我有点惊异。十本已经有两本相当不错了，我带着好奇再读第三本也就是列为长篇系列中的第五卷《忆阿雅》。我找来一读，那一夜我又没有睡觉，我就想说难道真有奇迹发生吗？汉语文学能有奇迹吗？我说《忆阿雅》就是奇迹。我很坦率地说十卷我没有读完，我读了四卷，加上随手翻翻的，有四卷半。

我必须很坦率地说，我读到的这几卷，《你在高原》就是脊梁。我读了这几卷，我承认我被击败了，我为什么被击败？我原来想到汉语文学我们能够驾驭，我们读了几十年的书，一般作品我们还是能够驾驭的。但是发现《你在高原》我们不能够驾驭，我们不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超出了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支持，我觉得它产生了很多的东西，孕育出汉语文学的很多新的素质。

其一，“我”的叙述穿越历史。我觉得叙述人可以在历史中穿行，这是让我非常惊叹的叙述方式和语感。7月份在复旦大学开会，陈思和先生对汉语文学的历史叙事做过较为肯定性的评价，我是非常赞同的。汉语文学在历史叙述方面作出这样的贡献，这是别的语种、别的民族的文​​学所难以达到的。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去发掘，汉语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更具有自我挑战性的特征，也就是在今天有能力突破自己的习惯的成熟的樊篱。而张炜可以说就在这方面作出了他的独特贡献。张炜的叙述我称为“晚20世纪”和“早21世纪”中的文学行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他呈现出历史情境，他进入历史和当下的深处。张炜的贡献当然超越了先前的厚重作品，如《白鹿原》等，但它有非常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用“我”的主观化反思性叙述穿越历史。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这使与历史对话的语境，显得相当开阔。

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因此他能建构这么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历史叙事。“我”的叙述穿过历史深处，同时有多元的叙述视角。第一卷《家族》是给全书铺叙，一开始讲的是一个过去的家族故事，是外祖父曲予的故事。在家族的起源性的叙事中，却有非常精细的场景出现。那个女佣闲琴（后来就是外婆），在花园里遇到了外祖父曲予，曲予向

她表白爱情，闲葵手中的花洒了一地。曲予把花一枝一枝拾起，插进清水瓶，他坐在屋子里，一天到晚盯着那束花。随后就是曲予带着闲葵私奔。然后小说到这里突然中断了，时间一转就是现在，写研究所的故事。这里的故事，从填履历表开始。那个青春可人的女子苏园拿着表格让“我”（叙述人宁伽）填，当然，这就是要追究“我”的历史。而“我”的历史，隐没于秘密、悬疑、困扰之中。家族开始的叙述突然中断，突然间叙述在这里断点，但是在那个开始的时间——地上拾起几枝花，放在屋里的清水瓶中——这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中，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却把看成是一部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代表作。根据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吴荪甫的太太手中拿着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其中夹着一朵过去的恋人留下的小白花。普实克认为，这朵小白花，是茅盾在向欧洲浪漫主义致敬。另有巴金的《家》在后花园多次出现的觉新与梅表姐、觉慧与鸣凤关于花的情境。后来巴金在《憩园》中，家道已经败落的杨家小少爷总到憩园中去摘花，送到父亲的破庙中，以安慰被家人遗弃的父亲。这一卷的谱系，在张炜叙述一个深远的历史暴力以及大家族败落的故事中，在开头出现，也是耐人寻味的。这里这么多大的历史开头，花洒了一地，突然在这里断裂了，这样叙述非常具有诗意。张炜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让人感到举轻若重的张炜，也同时可以举重若轻。

其二，写出“我们”的历史，写出50代人的命运。对这一代的书写是前所未有的，能够审视一代人，反思、批判与同情融为一体，我觉得是很可贵的。

其三是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同构，这是张炜非常独特的创造，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学历和职业是研究地质学，其实地质学不仅是一个职业的背景，而是张炜想由此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地理与现代中国剧烈动荡的历史构成一种关系，同时也与50代人的命运构成一种关系。当然，最实际上也就是给文学的叙述建立起一个人文地理学的背景。这使得这部小说有一种广阔的视野，有一种苍茫悠远的背景。这是小说叙述空间显得独特所在。

其四是对“注视”的表现。如此大的历史背景，如此苍茫的地质学和人文地理背景，小说却有非常细致的叙述穿行于其中，那些感受也是自我与当下，我以为就是张炜非常注重对“注视”的表现。在《忆阿雅》中“注视”被表现

《你在高原》就是高原

《你在高原》评论专辑